

孔叢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不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復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尙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二年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尙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表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尋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

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

非一時故語類三家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

究尋用羣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黼黻之明雖姓異卯金

素非於廣學倘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筆鏤參汲冢之蠹簡大行於時庶鄉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

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其弘言終退其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其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紉者女子之所有事也婦人之美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子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魘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第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第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魘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第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魘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爲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

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而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衡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轡而扶其輪夏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質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質使答之子質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質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論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大夫三十而室音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鏤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鏤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瞽瞍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鏤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娶則已

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嫁乃父母之頑嚚也。雖葬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詔。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誡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懷嚮。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裏也。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

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鑒。所以祭星也。雪饗。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于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樂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顧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乎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變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變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變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情也唯聖人爲能和大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饋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

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子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于

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責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視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籬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籬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鸛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

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取。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取，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取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威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

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敎五刑，以成三德。言敎刑所以爲德矣。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泰堯舜

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假於進墜，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假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假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尋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寶鳴犢與舜華之見殺也。孔家語云：寶鳴犢及舜華，又云：趙簡子領此二人而後從政，則寶鳴犢爲一人，舜華爲一人也。史記世家云：寶鳴犢與舜華，徐廣注：寶鳴犢，在之。迴輿而旋之，衛、鄭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巢鷁，眷然顧之，慘焉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輟息鄒，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刺流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墜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杖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承歎，涕霑潸潸。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

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一作待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麇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苦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其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鄉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迷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

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

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第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髯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從權貨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

禿軒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俊使患德之不邵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假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

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商民之東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璜鉉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譽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驚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各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墜辟養老尊賢後僕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各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

雖行如在國陳子曰言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彼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爲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驕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饋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譏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責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

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約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東脩，子思弗爲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役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鈞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平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爲子是

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於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爲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驛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顧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舉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偏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遽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卿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條，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鄆，土蓋爲賓主之饋焉。子思曰：役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

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各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三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教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爲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第一

淵懿遠蹟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領賦鋪敷布也蓋戴囊蒙冒覆也鐘崇府衆積灌叢機聚也閱搜履戍具也攻爲詰相旬宰管匠治也蠲被覆潔也勿蔑微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昵附切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賢優優鏡夥多也幾幾模臬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請進也索纂探裏鉤探探略取也聞徵接通

達也固歷彌恒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數爽曉昕著證曙明也階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峻格扈正也幽暗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京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進之如適也撥督撫拾也鍾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焚率厲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顯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燿剋沒滅也玄黠黠黠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賴縕赤也淫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算麗數也妄文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肅舉也索略求也獲于得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輻輳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囚禁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戰略行也查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傲近也條杆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裔蔑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辨詰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異送也印我也姓命孥子也諧韻和也倭寤覺也憾憤恨也文盡止也憫念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紬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睨視視也犯肆突也東廢縛也肆從遂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曝曬也燂也曉燂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表縱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頊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譴責也問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童戲也編狹也恭教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枉害也適閑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等可也釋解也庸善也存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蹙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暨也話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腴厚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也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爲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爲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繫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耆。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飭餼。甫甫。語其大也。麀鹿虞虞。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嘯。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遠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慚曰慙。心慚曰慚。體慚曰逡。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蘇疾甚謂之陸請天子命曰未可以
感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
棺謂之概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
坎謂之池殯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塚也壟塋也無主
之鬼謂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纈綿也絮之細者曰繭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大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定也顙顏額也璽謂之印紱

謂之綬襜謂之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襦謂之裳蔽膝謂之紳帶之垂者謂之屨大巾謂之冪屨帳謂之幄幄幕也簣第牀也大扇謂之篲杖謂之挺鍵謂之簞某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屨屨尊者曰達屨達謂之金爲鳥而金鉤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一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敵盾也。戈句。矛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鏹。鏹琫釋之飾也。矢服謂之弦。小絃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舠。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檣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轡。轡謂之輶。輶謂之枕。較謂之軫。衡輶也。輶上謂之烏喙。囊綆謂之縶。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綆。繆而紆之爲索。墉城地也。墉牆謂之陴。高平謂之大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葉謂之稗。

謂之銓拔心曰擥拔根曰擥把謂之秉秉四曰宮宮十曰櫟棘之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椹柞之實謂之櫟

廣島第九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鵠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雅鳥鵠也。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場兔之所息謂之窟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陸一舉足也。倍陸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